

✓ 27.03

連義縣文史資料

第五輯

91

74.112/13

遵义县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政协遵义县^{学习}文史委员会 编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

目 录

- 一 杜运枢简传……………陈梧山 (1)
- 二 杜叔机竞选贵州省参议员秘闻
……………冯家树 (4)
- 三 回忆遵义六举之一——李次乾先生
……………冯家树 (6)
- 四 高坪小学开拓者——伍述尧先生
……………吴必伦 (12)
- 五 一个终身献身教育事业的好老师陈
天锡……………吴必伦 (18)
- 六 黎丹麓先生及其《助归堂诗抄》
……………何 逸 (22)
- 七 书画别具一格的胡楚渔……尹洪福 (40)

八 卖花人去路还香

——记汤胥甫老师……………王光权 (46)

九 挽郝梦龄诗……………翁仲康 搜集整理 (49)

十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——薄复礼简介

……………宁崇德 (53)

十一 虾子区“四清”运动始末

……………李建人 赵福民 (56)

十二 李先立生平事略……………何 逸 (94)

十三 搬香焚指

——勤学佳话……………文鉴博 (97)

十四 解放前的《贵州省地方行政干部

训练团》……………刘仲惠 (99)

- 十五 周西成主黔政前后的闻见点滴
.....刘仲惠(103)
- 十六 遵绥边界史话...李世杰 卢志光(108)
- 十七 遵义县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
.....尹洪福(114)
- 十八 杨和尚智救红军战士
.....杨立光述 杨一帆记(116)
- 十九 苟江乡丝绸业的兴衰与现状
.....吴思本(118)
- 二十 解放前团溪市场发展概况
.....尹洪福(123)
- 廿一 遵义阉割业简介.....杨一帆(128)
- 廿二 遵义鸦片流行史话.....吴必伦(136)
- 廿三 遵义北乡禁烟琐谈
.....冯光铨忆述 武正明笔录(150)

廿四 吴国臣股匪兴亡记略……吴必伦(160)

廿五 三台山丛林史话……李崇本(171)

杜运枢简传

陈 梧 山

杜运枢、字叔机（1898～1963），遵义县新舟区新舟镇人。父鸣皋，清末拔贡，在护国战争时，任讨袁北路军编修。运枢九岁至贵阳读书，由模范小学至模范中学毕业后，即赴天津入北洋大学采矿系。在校因参与反对外洋人作校长，被停止学业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同情北洋大学学生的正义行动，布告招收被勒令退学诸生，运枢转入北京大学，因无同年级专科，改读化学系。时“五四”运动思潮对青年影响深远，运枢受其民主思潮熏陶。民国13年（1924）毕业后至成都，受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之聘，讲授化学。课余兼任《九五日报》副刊编辑。后转至重庆铜元局从事化验工作。民国15年（1926）回遵义，受省立第三中学校长黄齐生聘为教员。民国18年（1929）军阀周西成、李晓炎内战之后，毛光翔继主黔政，是年10月，桐梓人熊兆（逸滨）代毛光翔邀约运枢与赵明生、谭星阁等至省城，运枢先任25军政训处主任，旋辞职任省政府委员兼实业厅长，谭星阁任教育厅长，赵民生任省政府秘书长。他们都是由北京回来的大学生，又都具有新的思想，力求仿效西方兴办实业、发展教育的办法以改变地方面貌。民国19年（1930）元月，运枢与建设厅长窦居仁筹办“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”，为贵州有史

以来首创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工农各业展览会。民国20年（1931）6月调农矿厅厅长，任期及一年。

贵阳人田君亮与运枢为贵阳模范中学同学。君亮自日本留学归来，对现实政治不满，运枢对君亮说：“你们这些人都不愿作官，现在做官的又多是各谋私利之徒，对地方有何益处！”，因此劝君亮三次出任县长，君亮任平舟（今平塘县）县长时，杀大恶霸李海舟。（见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四期田君亮文《平塘除霸》）民国21年春，王家烈任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，运枢辞职赴京沪考察教育。外甥陈沂随北京南下学生至南京卧轨请愿，要求抗日，遭国民党逮捕入狱，运枢奔走营救，托请贵定人同盟会会员凌汉舟说项，得以出狱。

抗日战争开始，运枢任贵阳中学校长，因日机于民国28年（1939）2月4日狂炸贵阳，贵阳中学迁郊外乌当区。运枢聘田君亮、肖家驹、王诗农、王启树、蒲定庵等进步人士为教师；招收女生，开男女同校新风；女生剪短发，着军装，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家驹被国民党逮捕入狱，运枢努力营救脱险。

民国24年（1935）国民党中央蒋介石部队入黔，原地方部队25军何知重师改编为103师，何任师长，邀运枢入部队委高级参谋职务。运枢以不懂军事相辞，转介绍友人黄大陆。大陆，云南人，陆军大学毕业，任103师参谋长，运枢不知他是中共贵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。随同大陆入部队的邓止戈、缪正元、邹风逸、王树艺等。民国26年（1937），黄大陆和其他一些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诬为“托匪汉奸”加以逮捕，运枢出于友谊交情，又为之奔走营救。中共周恩

来、叶剑英来电证明大陆等人为18集团军干部，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立场，于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后三日杀害了黄大陆等革命志士。（摘自《征途》回忆文章）

民国30年，大夏大学训导长傅启学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，傅与运枢是北京大学同学，约任省党部执行委员，同时在贵阳师范学院化学系作教授。民国34年各县建立参议会，民国35年省参议会成立前，春夏之间，运枢回遵义竞选省参议员，竞选的有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郑一平，周西成执政时的民政厅厅长杨干之，运枢当选。民国36年（1947）初，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王克仁离去，傅启学已任教育厅长，即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推荐运枢继任。朱曾在北京大学毕业，当时“北大人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、学界都有特殊地位，教育部委运枢任院长，而贵州CC分子欲攫取这一位置，藉口运枢没有喝过洋水，又系政界人物，不适宜作学院院长，一些教授和学生组织“拒杜运动”，一些学生则组织“拥杜”力量，还有一些师生则请国民党元老平刚出面调停。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，为贵州安排有出国考察教育名额，运枢出任院长，本非初意，经傅启学与朱家骅商议，改派赴英国考察教育，运枢平素无积蓄，其侄龙潭为驻苏联大使馆武官，汇款资助，在英一年，有《访英日记》选载于贵州教育刊物上。

民国37年（1948）初在南京留任教育部为简任督学，运枢以京官无事，不过徒托空言而已，请求回黔从事教育。回贵阳后，六月初，省参议会副议长一席改选，众议推运枢继任。平刚说运枢“素性简傲，且复放堕，若与人作剧烈之竞争，必多失败耳。此不可不知也”（见《平刚日记》）。

运枢仍被选为副议长兼《民意》月刊社长。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，经济日益恶化，贵州食盐恐慌，运枢曾飞广州，向南迁的国民政府请愿，要求接济。贵州大学师生开展反饥饿运动，地质系教授丁道衡被捕。运枢仍不遗余力在危急中救出丁道衡。运枢有至交严希纯，思南名书法家严寅亮子，在抗战时以做“单帮”生意为掩护，奔走于滇缅公路，从事革命活动。进入贵阳隐蔽于运枢毓秀巷家中，常秘密议论天下大势，希纯说，我们信仰虽不同，友谊则是深厚的，在国民党区，要不作杀人放火事，最好从事教育。运枢常以此自策自勉。希纯在解放后任国家计量局副局长。

1949年11月，贵阳解放前夕，运枢已回遵义；遵义解放后，经中共遵义地委了解，安排为遵义专区剿匪委员会委员，遵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，遵义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。1951年任贵州省科学馆馆长，1952年任贵州省图书馆馆长。1963年病逝，终年65岁。

杜叔机竞选贵州省参议员秘闻

冯 家 树

民国三十一—三十八年间，遵义县参议会由各乡镇选举一名参议员为县参议员（遵义全县五十乡、镇），再由各县选举一名参议员为省参议员。

杨森任贵州省主席时，正值第一届参议会期满，要改选

第二届参议员。当时贵州省参议会议长是平刚，副议长是杜叔机，又值贵州党、政分歧时期，贵州省党部书记长郑一平（遵义人）前往省参议会副议长杜叔机先生处请示杜先生（郑是杜的学生）：“这次改选，先生是否回遵竞选？”杜即慨然回说：“我不去。”郑说：“先生既然不去，学生我就去了。”后郑立即赴遵。时离选期尚有半年之久，此期间，郑拜访了遵义城区所有参议员，农村各乡、镇的参议员郑也分别致信问候。遵义县所有参议员都一致认可郑一平为省参议员。

离选期只差一星期的时候，杨森的谋士向杨进言：“如果此次郑竞选得胜，回省后一定为副议长，那我们今后的工作就难以想象了。”于是杨森即赴杜叔机处，邀请杜非回遵义竞选不可。杜回说我已同意郑去了。但杨坚决不同意，杜随即来遵。据说杨曾下令遵义专、县。大意是：要遵义专、县使杜这次竞选成功，如果杜落选，唯专、县是问。即由县派专人四名分赴遵义的虾子、团溪、鸭溪、大桥四区乡、镇参议员处。我当时任县政府指导室主任，被派往虾子区。由老蒲乡动身到白云乡参议员刘觉民处。当时拿了专员、县长和杜先生的三封信，说明这次杜来竞选的原因。又由白云乡到九龙乡参议员处，再从九龙乡到新舟镇，尔后至茅坡、驷龙、三渡、禹门、虾子、大土、大窝，再回到遵义。

临选举的头一天，遵义县政府以杜先生的名义宴请全县参议员，宴会后又由县政府派十名工作人员为五十名参议员服务。每名工作人员为五名参议员作勤务，对他们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负责。次日晨，即开始选举。结果，郑、杜二

人以一票之差，杜叔玕当选为省参议员。杜回省，又当选为省参议会副议长。

回忆遵义六举之一

——李次乾先生

冯 家 树

我曾听过朱穆伯老师的课，因此有暇，即同出游，并随时畅谈。他对遵义过去的老师，少有赞可，惟对李次乾先生，则表示钦佩，认为他“品学兼优”。能在中举后又到北京学习师范，具有世界眼光，除教国文外，还能教西洋史，是当时国文老师中所没有的。所以朱由北京大学毕业回遵，随时到李先生家叙谈，很感兴趣。兹将先生生平，就本已所闻见，而现在尚能记忆者，略而概述于下。

先生姓李，名道坤，字次乾（1875—1941）住遵义新城四方井，童年时在湘山寺喻宅心先生家设馆处受业，后又请其姐夫张图之来家指导写作。弱冠后考取秀才，一九〇三年（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）在贵阳考取举人，一九〇四年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（因庚子一九〇〇年之役北京试场捣毁，未能修复），未被录取，回遵，在曹永昌家设馆教书。一九〇六年开办学校，自动到北京学习师范，毕业回遵。遵义知府袁玉锡建校办学，先生即在学校教书，受袁重视。曾先后任

中学校长三次，女师校长一次；后来在玉锡中学、遵义师范、遵义女子师范、遵义女子中学任教，直到抗日战争时期。一九四一年夏因病去世，学者私谥“文德先生”。葬于北门外大营堡李姓坟山。每年清明，同学们都要相约上坟祭扫，报告先生教学中动人事迹，与赵乃康先生的扫墓，逐年都是先后举行的。

在参加袁玉锡建校开学的过程中，袁曾经与先生谈：“这些工作，都是为你们做的”。先生当时正是强壮之年，立即回答：“你不办我们还是要办的”。表现了先生当仁不让的作风。而袁不因此而另眼相看。初开学时，有优级师范班。杨干之、谢笃生、张文舫等，就是班中学生。而谢、张更是袁所期许的。先生虽任学监，却以全副精力从事教学工作，是学校的有力助手。先生曾任三次校长：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三年；第二次是在一九一七年；第三次是在一九二二年。如刘钟芬、赵宗典等人当时就在先生手下就读。一九一七年，先生原是在中营沟杜家设馆，当时有女生参加。如蹇先艾同志已故原配夫人杜某，即是馆中女生翹楚。是年夏，先生母亲因病去世。先生经手招收这班同学将毕业。选代表吊唁，并欢迎先生回去任校长。先生又负责把这班同学送出学校。先生在几任校长工作中，都是以身作则，早出晚归，全副精力都用在学校。曾与家人闲谈，认为这种工作，多做几年，人都要少活些时间。

先生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，真正作到了“既教书，又教人”。大家都有“望之俨然，即之也谦，听其言也厉”的感觉。先生备课，十分认真。就是教童蒙，也要将教本看后才开始教；在中学上课时，有不理解的去问，先生一定从要讲解

处的前面起，直到后面。开头如何？经过如何？结果如何？看清楚了才解说。而看时对课本要念出声音来。有些问题，只要听念一遍，不讲都能理解了。备课时，不是都按照参考书上进行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心得。如讲苏轼的《伊尹论》、《留侯论》。讲解时，逐段写出大意及文章精萃所在，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当时只要仔细听了讲解的，课文不读都能背诵出来。先生在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时，往往能“一语破的”、“画龙点睛”。先生教人读书，除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外，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楚骚》《汉赋》，是一定要看的、要读的。并说“要读大文章，才能学得真本领”。先生在曹永昌家设馆时，是在馆里宿，每夜都要亲自检查、督促同学们自习。

弱冠后，先生初去参加贵阳乡试。其母戒以要谦虚谨慎，要向老枪乡试的学习。入场归号，得到题单，即开始写作，因感时间不够，要抓紧进行。但是老枪科场者则不然，看了题单，开始弄东西来吃，饭吃了，挑起烟盘子烧烟，抽了烟，才开始写文章，很快就做好了。先生感到很惊奇。自己的作完后，去要老枪科场者的试卷来看，实在是“做得不好”。这种人为什么要去参加乡试？因为多半是捐的“监生”。原来清政府卖“监生”，也是一项收入。还在乡试条文中规定有“无监不开榜”（每次考举人，总要有监生被录取，如一个都没有，是违反规定的，就不能出榜），鼓励士人去捐。这些没有真才实学的“监生”，家中大多富有，讲吃讲穿，认为举人是可以侥幸取得的。这点也可以看出当时考试制度的腐败。

对联是我国特有的文艺作品，在现代也还有广泛的社会

基础，为广人民所喜爱。先生对于对联，也是下了功夫的。曾代人作有贺新居者。联曰：“说礼乐，敦诗书，是却毅一流，××××，儒将早成新壁垒；美鱼轮，聚国族，与张老同颂，××××，播人先复旧田畴”。幸心猷医师曾见此联，说：“要挂对联，就要用这样的！”一九三〇年，在安顺，先生一人出游，到金钟山（东门外）去玩。见挂有汪炳鳌“大夏乐无声，山竟一鸣开筑国；长春花不谢，我今三度访蟠桃。”的联语。认为“长春花不谢”这句很好，较俞曲园“花落春仍在”为优。先生曾见王石珊家大门联，挂过“王道正直，家用平康”联，认为能将王家活用，集得很好。后来先生为绥阳吴姓撰联：“吴于姬为长，家在绥之阳”，自认不及王作。还记得有石牌坊联：“苦节妇承姑，德动苍穹，克昌厥后；徵音今迈古，芬扬彤管，载锡之光”。挽联：“戎为老书生，问客何能，我惭南郭；鞞皮思将帅，如公而逝，谁定中原？”都是经过锤炼而来。先生除对汪炳鳌等联语钦佩外，对遵义经魁徐大蕃的对联，也认为比一般人好。

一次，我去请教先生，正逢星期六，先生拟出游，于是我有幸与先生同游。我们走到湘山寺脚，先生即说：“你们看前面是什么？”同先生一起的还有几个同学，我们一齐看去，见一和尚挑担水往寺中走去，先生又说：“我出一对联给你们对？”上联：“和尚挑水，两膀汗淋进寺。”先生又解释道：“你们对下联，要合乎满清官衔，要不，就对不起。”当时在场者无一人能对。我们又行至百艺厂到狮子头，先生忽又叫我们：“你们看，这副对联对上了！”我们大家一看，见前面是一缝纫铺，一裁缝一面量布，一面教子

读书。大家仍然对不上。先生随即对道：“裁缝教子，一路理布上书”。

和尚挑水，两膀（榜）汗淋（翰林）进寺（进士）

裁缝教子，一路理布（礼部）上书（尚书）

先生是孝友家庭。当时无牛奶场，他母亲晚年患有翻胃病，医生建议吃牛奶，先生就自己买牛来喂挤奶给母亲吃。先生与家人闲谈，将来如果要分家，把父母分给我就行了。先生有一弟，对弟很友爱。弟喜欢夜间出去玩，回家很迟。先生就在厢房看书等候。弟回来，亲自去开门，诚恳地问寒问暖及在外间情况。只要弟夜间外出，先生都如此，一定要等弟回来了，大家才安寝。后来时间一久，其弟也就不夜间出门了。先生家务是其弟经管，同时又经营商业。先生每月的薪金，都要如数交给兄弟。当时先生自己要用点钱，只得向亲友借，等收入后再还。先生并说：“当家人很苦，责任重，我们只有帮助他的。”又说：“要懂得大义，要吃得亏”。所以先生弟兄相处四十余年，都未分家。其子侄辈，亦能承奉教诲，自食其力。先生家是乡中和睦家庭的表率。大家都称颂“四方井高坎子李家”。

一次，我去拜访先生家，将要吃晚饭了。先生叫子侄辈去请先生的弟来吃饭，连去了几人，弟都没来。先生只好亲自去，刚掀开门帘，叫道：“二叔，请吃饭了！”其弟猛一惊，正在抽烟，立即翻身起床，把烟灯都掀翻了。然后大家才依次入座吃饭。

癸卯科（一九〇三年），先生在贵阳考取举人，准备参加全国会试。因为要写大卷，当即加紧练习小楷。数月后，认为写大卷才能应付了。先生在友人处看见莫友芝写的小

楷，借来悬挂壁间，朝夕观玩，深赞莫写字的功力极深，值得学习。此后，先生无论写信、抄书，作笔记，字都很认真。先生留下来的笔迹，都是值得学习的范本。先生五十二岁时，在贵定因有问题，要看旧府志列传。看了第一篇《舍人》及开首的“叙言”，知道过去的郑、莫《遵义府志》比《华阳国志》为地方生色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先生与赵乃康先生同在玉锡中学上课，校长万苏藜，为使李、赵两先生每周相会畅谈，特地将他们的课排在一起。赵有祖墓在野猫岩附近，其地山环水绕。近河有奇特突起的山石，极富诗情画意。先生与赵建议，应当在此处修建墓庐，共同观赏。赵颇表同情，可惜未能如愿。

先生生平写作，未留底稿。在安顺军次，为《平坝县志》写有序文一篇；保仁山去世，有一篇骚体诔词。在贵定，有一篇“赙荒募捐启事”。先生对写作方法，有仔细的解说。在乡中，为胡听秋写有寿序，为张国之作有墓志铭。至于其他为人作墓志、碑铭、寿序、对联等很多。遗憾是未经收集，想来各处都有存留者。先生晚年景况不佳，从一九三八年起，就没再教书。常说：“现在不中用了，教书都无人请！”先生在去世前二年，曾作遣怀五律一首，其中四句云：“未老身先瘁，谋生计已穷，林园容我隐，树艺课儿童。”旧社会知识分子的处境与现在，真有天渊之别。

先生原配胡，子女各一，女适陈，早卒。子师洁，城成小学校长，现已退休。续弦伍，子二。师定，贵州大学毕业，师专、四中教书，一九七七年病卒。德封，贵阳师范学院毕业，四川省德阳市德阳中学教书。